

过年, 岁月长河中的温情回响

■王惠明

年, 这个充满情感与回忆的词汇, 总是随着冬日的脚步悄然而至。在不同的物质条件下, 人们对年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年味如同一坛陈年老酒, 浓郁而醉人, 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 而在物质富足的当下, 年味却似乎变得淡薄而迷离, 那逝去的年味, 成了我们心中永恒的追忆。

记忆中的年味, 总是伴随着凛冬深处温暖的烟火气而至。那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 是童年最深的眷恋。家家户户忙着贴春联、挂灯笼、燃放爆竹, 喜庆的氛围弥漫在每一个角落。孩子们穿着新衣, 手里拿着压岁钱, 纯真的笑容如同冬日里的阳光, 温暖而明媚。那时候的我们, 对年的期盼, 在心底悄然生根、萌芽, 直至绽放成繁花似锦的画卷。

然而, 随着时代的更迭, 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 那些曾让我们满心欢喜的年俗, 似乎正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守岁、贴春联等传统习俗,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变得不再那么举足轻重。我们曾以为是年抛弃了我们, 实则不然, 真正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我们一路狂奔, 却在不经意间遗忘了那份对过年的纯真与期待。

但那些逝去的年味, 并未真正离我们远去。它们依然深藏在我们的记忆中, 藏匿在那些温馨的烟火气息中, 萦绕在我们对家的深深眷恋里。每当过年, 那份独特的年味便会悄然回归, 让我们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纯真与快乐。

守岁, 曾是老一辈人记忆深刻的年俗之一, 但如今已发生变化, 尤其在城市中。我已不记得从何时起不再守岁, 但那些守岁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温暖如初。它们如同一串串璀璨的珍珠, 串联起我童年的美好时光与温馨回忆。

守岁, 即在旧年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 熬夜迎接新一年到来的习俗, 也称作除夕守岁, 俗名“熬年”。守岁象征着辞旧迎新, 从古至今都是人们辞别旧岁、迎接新年的重要仪式。年夜饭, 各家闭门守岁,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 畅谈家常、未来与天地万物, 直至五更天明, 迎接新年的到来。守岁不仅蕴含着对逝去岁月的惜别与留恋, 更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记得小时候, 每到腊月底, 我便兴奋地嚷嚷着要熬通宵, 仿佛要完成一件神圣而庄严的使命, 父母也总是笑着答应。守岁的前半夜, 我总是精神抖擞, 这不仅因为大脑亢奋, 还因为除夕家人们团聚的热闹场景, 全家共享长长的年夜饭, 以及年夜饭的那场爆竹盛宴。在我的童年记忆里, 好像未能成功守岁至天明, 但这丝毫不影响守岁习俗所承

载的深厚文化意义与珍贵情感价值。

如今, 守岁的意愿、情怀和执着已不如往昔那般坚定与执着。守岁的形式已有所变化, 但我们仍可以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 以更加便捷的方式向亲朋好友传递祝福和思念。

在追忆那些逝去年味的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岁月的流转与时代的变迁, 珍惜眼前的每一个瞬间与机遇。在变老的路上或许会发现, 渐渐老去的是年龄与容颜, 但那些关于年的记忆与情感却如同陈年老酒般愈发酵厚与香浓。我们应珍惜眼前的每一个瞬间与机遇, 用一颗优雅而豁达的心去面对生活的点点滴滴与风风雨雨。

在身体健康、思维敏捷的美好时光里,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当初想做却没有时间与精力去做的事情。无论是追求梦想还是享受生活, 我们都应全力以赴、勇往直前。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我们都应去找寻属于自己的“感兴趣”与“有意义”。

过年, 不仅仅是一个节日, 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文化的传承。愿我们都能铭记那些逝去的年味与温情时光, 珍惜眼前的每一个瞬间。在追忆与前行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纯粹与快乐。同时, 让我们共同传承和发扬那些宝贵的传统文化和年俗, 让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继续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悠悠岁月中, 让我们共同铭记这份温情与感动, 优雅地老去, 漂亮地生活, 守住心中的那份年味。

年是飞舞的雪花

■郑凌红

年前的一天下班后, 途经家门口不远处的炒货店, 看见一团喜气, 那是店老板的喜气。他和我同住一个小区, 每年这个时候, 是他最不会无所事事的光阴。人, 大多害怕闲下来。对于一门营生来说, 忙碌的意义显然更温暖。花生、瓜子、芝麻糖、桂圆干、荔枝干、开心果、山核桃、黑加仑……这些都是俗尘里的小欢喜。一盒盒, 一筐筐, 一罐罐, 目之所及, 总有不舍。我买的东西拎回, 背影饱含深情。想必他也一定知道, 除了营生, 还有开心被传递的滋味。

世界一下子热闹开来。无论是城市和乡村, 总有忙前忙后的人群。路还是那条路, 走的人却更集中了。往常的乡间小路寂寞而清冷, 即使在烈日下也只留下一腔孤勇。而腊月的路就不一样, 一年到头奔波在外的人儿, 提前回来了。置办年货, 来往穿梭, 回家的路来了又回, 回了又来。这些路, 祖先走过, 父辈走过, 自己正在走着, 孩子们飞快地跑着, 像一阵风跨过田埂, 继而跨过小溪, 又掉头执拗地走小路, 留下“千树万树”的人世悠远。

明代杨继盛在《观新历》中写道: “夙历初看小雪时, 百年甲子只须臾。回头往事浑如梦, 识破尘寰半局棋。”小雪是昨日黄花, 腊月是眼前新花。可是, 不管日子怎么往前走, 腊月里的抒情, 引吭高歌的总是雪。

雪是另一种年味。儿时的天, 特别冷。衣服没有羽绒的, 脚底的布鞋是手工做的。料是薄的、凉的, 但对雪的期待是温暖的。都说小孩子不怕冷, “忽如一夜春风来”, 总会不自觉地来, 就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快乐都是不经意的最为珍贵一样。怀着好奇, 早早醒来, 看向窗外, 忍不住从左邻右舍传来的朗朗童声。是真开心啊, 仿佛得到了诸多神灵的俯瞰。像一幅画, 像一场梦, 不可思议, 却又那么真实地发生。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 整颗心都是透明的。院子里已堆成小雪山, 树枝是俏皮的痒痒挠。雪很柔, 松软松软的, 没有棱角, 带着鲜为人知的通润, 那是性格的弧度。抓一把雪, 扯过衣领; 捏一团雪, 往对面掷去。时间随着雪球雪花团团转, 简单的快乐也如陀螺圈圈转。

一排昏黄的路灯, 照在我长款的湖蓝大衣上。摸了摸头发, 回想一个时辰前的对话, 竟暖意层层, 恍恍惚惚像裹着一团雾。

年是腊月中飞舞的雪花, 窗外似有微光透过淳朴的窗帘, 给波澜不惊的生活带来一些新意。

立春

■梁铮

该轮到自已了, 以春天的方式, 哈口气

邻居家的猫, 忙乎了零食和烟火, 它选择伙伴

是啊, 汾湖抬高了水位饱满的白纸上, 落尽了笑脸

二月, 最适合放飞如果有一条飞毯, 我一定学会轻盈

白雪(外一首)

■张敏华

在冬天的枝头这些水的花朵被谁热爱在白雪飘飘的背景里我禅坐在冬天的心脏倾听白雪击碎骨骼的声音

这一声声天空的独白为我暗示着什么面对白雪我常常被自己深刻在黎明的雪地上寒冷不仅仅使我颤抖也使我清醒

穿越厚厚的白雪那该是一次多么雪白的飞翔站在白雪的高度感受美我承受着白雪的清洁

终于等来一场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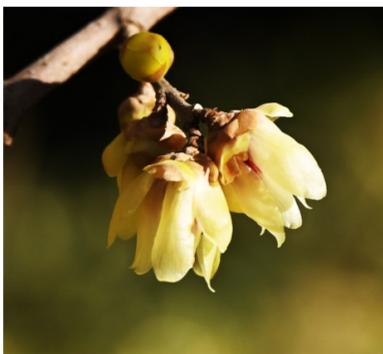
终于等来一场雪像梦中的相逢天空挥霍少女的激情我听见光蔓延的声音大雪压弯的树枝被谁刻意渲染内在的温暖来自鞋底当一列火车喘着气驶出车站, 我忍不住抓一把雪搓脸



蜡梅

■顾福田

墙角小河旁, 凌寒悄然开。傲雪斗风霜, 为有暗香来。



■顾福田 摄



■江 峥 摄



玩冰

■三箭草

冬天气候寒冷, 下雪、结冰是常有的事。随着暖冬效应的出现, 家乡难得轰轰烈烈下一场雪, 也难得铺天盖地结一地冰。

都说白雪皑皑的场景很壮观、很美丽。我说在那没有制冰设备的年代里, 冰块确实很罕见, 总觉得结冰的现象很奇妙、很惊艳。就拿雪后屋檐上的“冰尺子”(冰凌)来说吧, 一排晶莹剔透的冰凌有长有短、有粗有细, 排列整齐有序, 就像一排倒悬的利剑, 刀光剑影, 寒气袭人, 欲将世间的饥饿、寒冷赶尽杀绝。往上蹦跶一下, 摘来了“宝剑”。见来了小伙伴, 同样手里握着银光闪闪的“利剑”。看我“剑”突刺过去。不想对方有备而来, 两根“冰尺子”轻轻一磕, “咔嚓”一声, 断成几截, 洒落一地, 真叫“有卖相, 没用场”, 让人泄气。留在手掌间的冰凌又舍不得扔掉, 那就当成棒冰尝尝味道吧。放嘴里吮吸, 寡淡乏味, 还是扔了吧, 省得冻手。

再换样玩冰的把戏——踩冰。踏上河滩, 眼前的小河变了模样。前一夜西风呼啸的声音犹在耳边, 河面上粼粼水波突然间静止了。封冻的河面在晨曦里闪烁着银亮的光泽, 孩子们寂寞的心灵激动起来, 大家大呼小叫: “玩冰啦! 玩冰啦!” 可以肆无忌惮地玩一阵子冰啦!

脚踩河滩边松散的冰层, 发出“咔嚓咔嚓”的碎裂声, 那是薄冰在叹息自己太过脆弱。捧起冰块砸向冰面, 爆出“嘎啦啦嘎啦啦”的断裂声, 仿若喜庆的鞭炮声。每次看到河面冰封, 我就想, 冰是河流的盔甲, 披上它, 柔软的河水立刻坚实无比, 无坚不摧。

试着向河开头走去, 脚下稳稳的厚实感让人放心。大人们喝道: “掉进冰窟窿, 小心丢了小命。”玩在兴头上, 有谁听得进?

乡下孩子擅长削冰片, 能将小冰片在水面上削出一连串的水花来。那就来个削冰片吧。手持冰块向河面用力削去, “滴滴溜溜溜”, 冰块跑得溜烟, 就像夜空里飞驰的流星。